



久违的感动。

播放阎维文演唱的《母亲》。

评价：用对仗的形式将文章的内容和感情做出总结，同时以情作结，用感人至深的歌曲帮助完成情感的升华，课堂在感动与思考中徐徐落下帷幕。

三、境引境结《苏武传》

境引境结，即采用情境设计的方式来设计导语结语，也就是为主人公设计出场及退场的情境。人物一登台即带有自己独特的情绪背景，人物退场时又在一定的情境中让人久久回味思考。苏武持节牧羊十余载，忠贞气节千古流传。因此《苏武传》在导语结语设计时，用语言、画面、音乐营造了一种悲壮的氛围。

【导语】朔风凛冽，他与冷月为伴，胡笳幽怨，他与孤冢为伍，回望中原，怅望大漠飞雪，他高唱道：

茫茫草原，不见其边，梦中汉家何时还？不畏风刀霜剑，甘愿饮雪吞毡，挺立天地间！闻家母归天，妻离子散，尝尽人间辛酸！塞上寒风起，笳声使心酸。忠心如可鉴，我命不足怜，敢筑孤冢向中原。

他就是苏武，苏武用他的行动与信念书写了感动天地泣鬼神的传奇人生。

评价：随着《苏武牧羊》的音乐，一幅幅漠北苦寒、大雁南归的图片徐徐展开，执教者感情饱满地诵读上述导语，苏武的情怀气节顿时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也将学生带入到这样悲壮的氛围中，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结语】合上课本，我们共同静心感受苏武的心跳。地窖冰冷，他将满口毡毛与草皮一块咽下，茫茫北海，他掘野鼠收草实，浑身的热血却沸腾着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精忠报国，守节不辱！

一个永远的苏武在漫天风雪中渐行渐远，那群枯瘦的羊群定格为一段不朽的历史，那光秃秃的旌节升华为一段千古的悲歌与传奇！

评价：结语与课文主要内容及开头相呼应，同时又在悲壮中落下帷幕，给人留下想象和回味的时间和空间。

四、古引今结《采薇》

古引今结，即从古文化或文学常识引入而以该文给今人留下的思考和价值作结。古文离我们的时代遥远，不易被学生接受，但如果能让学生从古文中读出对时代的意义来，古文就不再是我们教学中难啃的骨头。这就要求我们在导语结语的设计中采用古引今结的方式。如《诗经》中《小雅·采薇》：

【导语】诗歌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当我们领略了

唐诗的雍容与大气，宋词的豪放和婉约，让我们驾一叶之扁舟，撑一支长篙，向诗歌之河的源头漫溯、漫溯，那坎坎伐檀的江边传来远古先民的歌声，那歌声凝聚着先民无邪的情思，那无邪的情思凝聚成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追溯诗歌的源头，自然而然地引领学生进入对《诗经》的了解。语言文采斐然，引人入胜水到渠成。

【结语】这首诗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绝世文情，千古常新，在我们的世界里，还有多少人正在经受着战乱的痛苦，有的背井离乡，有的痛失亲人，当尊严被践踏，生命被剥夺，和平成了奢侈品，我们又在想些什么呢？

评价：文学即为人学，一首诗、一篇文、一部著作，之所以能耐得住历史浪潮的淘洗而代代相传，就在于它能跨越时空，带给我们古老而常新的思考。这一结语将古代最早的征战诗引入到我们这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引发思考，现实而深沉。

文无定法，教无定法，导语结语的设计的方法也不一而足，语文老师当活学活用，让自己的导语结语精彩纷呈。

[作者通联：新疆喀什二中]

例说陶渊明、李白诗中的不同“酒味”

■ 刘洪祥

“酒”无疑是陶渊明、李白诗中不可或缺的意象——他们二人融入各自的生命体验，在各自的时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后人酿造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坛滋味迥异的美酒。本文中，笔者将以陶渊明的《饮酒·十四》和李白的《月下独酌》为基础，解读“酒”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意象，在陶渊明与李白两位大诗人的诗歌中表现出的异同。

无论是陶渊明的“把酒话桑麻”，还是李白的“莫使金樽空对月”，“酒”作为中国士人生活中一样不可或缺



的东西，早在文人诗开始时就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意象走进了文人的诗歌创作中。显然，陶渊明与李白秉承这一传统“以酒入诗”是不奇怪的。“酒”作为意象进入诗歌，实质上是一种寄托诗人情感的诗意空间的开创。无论陶诗还是李诗，无疑都是缘情而发，借“酒”开创了一个“醉酒”的诗意空间——“酒”中的诗人，在这个空间里是绝对自由与自我的，甚至可以说是物我两忘的，进而完成了一种或是永恒（陶诗：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或是短暂（李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的自我实现过程。但是，同是以“酒”开创诗意空间，陶诗与李诗也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

一、“酒”之内涵：“清婉之酒”与“酩酊之酒”

从“酒”中包蕴的情感内涵来看，陶诗可谓“清婉”，犹如陈年老窖，适慢慢斟酌，需细细品味，才能渐入迷醉；李诗则堪称“酩酊”，适举杯豪饮，可使人狂醉。《饮酒·十四》中，醉后的陶渊明是“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醉后犹可悠然细品酒中深味与生活理趣，并以恬淡自然之态回味陈年老窖之真淳，无疑是陶渊明在现实中自适的田园生活与自我意识确立的统一融合心态的反映。“酒”这一诗歌意象正好吸收了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的诗歌特征。可以说，“酒”中的诗人与躬耕田园的诗人是统一的，已经达到了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平衡。李诗则截然不同，醉后的诗人是“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人不仅要“醉”，还要“歌”，还要“舞”。显然，“酒”在诗中拥有一种悲剧性的内涵——诗人酩酊的情感在碰撞，人性意识在这个纯醉的空间里肆意张扬，一种野性的生命力量喷薄而出。此时，诗人是已经完全脱离或者是刻意避开现实。他不会去“悠悠细品”，而是以声音、肢体释放这种久被压抑的矛盾个性，“酒”成了他现实中失衡、分裂的生命状态的“自我否定，否定之后又再生”的驿站。或者说，是诗人在酒中痛苦地完成了短暂的生命张力与个性张扬的涅槃式的美丽绽放。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李诗“酒”中的酩酊和“酒”中回旋跌宕的情感落差的冲击力。由此可见，陶诗中的“酒”是一种自我生命与社会生命平衡融合之后的清淳与温婉；李诗中的“酒”则是自我生命与社会生命失衡矛盾的悖论与情感撞击。

二、“酒”之外延：“虚实相生之地”与“虚幻浪漫之境”

“酒”作为一种诗意空间存在，就其外延来看，陶诗和李诗也各有特色。《饮酒·十四》中，有“父老”“故人”的同时还有诗人的“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醉意盎然——一实一虚，构成了“酒”这一意象的双重性。诗人这是既在品醉后“物我两忘”之神游，又在品生活常

趣之“深味”。显然，他是将现实中的生活之理融入“酒”中的虚幻世界，使“酒”在亦实亦虚中成了一块虚实相生之地。《月下独酌》中，诗人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醒”与“醉”、“实”与“虚”纯然分开，表现的是醉后的诗人瞬间便遁入一个纯虚幻的境界，对月而歌，随月而舞，现实已短暂消失于“酒”中的诗人心中。显然，李白的诗中“酒”已经成为一处虚幻的浪漫之境，而且这一虚幻的浪漫之境是诗人心灵寄居的天堂。同是诗中的“酒”，陶诗与李诗却呈现出如此大的不同，与两位诗人各自迥异的自我实现方式不无关系。当然，也与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很大关系。

总之，陶渊明以中国士大夫矜持、典雅的心境酿造了一坛贵族文化的清新之酒；李白则以一颗狂傲不羁、搏击生命的士子之心，酿造了一坛平民异域文化的酩酊搏荡之酒。这两坛美酒都韵味无穷，香飘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

注：本文为黄冈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比较阅读法在高中语文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4023403）的科研成果

[作者通联：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碎问”：源于教师对教学任务 筛选不严

——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为例

■ 费明富

虽然说教师的“教”要服从学生的“学”，但是学生学什么，却不能完全是由学生说了算的。这是由于课堂学习和课堂活动的不同所决定的。语文学习，意味着学生要接触新知识，要具备较难具备的能力；而语文活动，则是学生依靠既有知识和能力的自我训练行为，其中带有一定的自我娱乐色彩。如果将语文学习简单等同于语文活动，那么学生获得新知识的权利便在无形中被剥夺。如此情形下，学生在课堂上的话语权、时间